

## 時間的車輪

在祝福的話語和掌聲中，畢業典禮正式落下了帷幕，看着剛剛領到畢業證書和鮮花的那一張張青春煥發的臉，在場所有的家長好像都有些神情恍惚。

慶典之後的香檳酒會上，米利亞姆的母親給我女兒和另外幾個要好的同學一人送了一朵盛開的向日葵；西蒙的父親則從車裏取來了他兒子入學時抱的糖果筒，一看見這隻熟悉的糖果筒，我忽然熱淚盈眶。

女兒與米利亞姆和西蒙從幼兒園時就同班，十三年前的那個夏天，三個人又一起進入了小學。按照德國的傳統，入學式的那一天，每一個小朋友除了新書包，還會收到一支糖果筒作為禮物。這是一個用硬紙板做成的錐形的筒，外面裝飾得花花綠綠，裏面除了各種糖果，還裝有一些小文具與貼紙之類，上面則用絲帶紮緊封口。準備糖果筒是一件大事，我們幾個母親為此連着做了好幾個晚上，所以，多年之後，忽然重又看到當年西蒙那隻貼有拖拉機圖案的糖果筒時，我彷彿看見女兒當年穿着紅色的小皮鞋、白底黑花的小裙子抱着和自己差不多高的糖果筒與西蒙和米利亞姆一



◀十三年前孩子們和糖果筒的合照。作者供圖

起拍照時的樣子，他們圓嘟嘟的小臉上的喜悅與剛剛成為小學生時的驕傲，似乎就在昨天。怎麼好像才是一轉眼，這些孩子就已經高中畢業，馬上就要開啟各自的人生旅程？

時間的車輪滾滾向前，在一輪又一輪的前行中，草木枯榮、四季更替，而人，則在一代接一代地成長。我現在可以理解當年自己離家時，母親既驕傲又不捨的複雜心情，正如此時看着這些站在人生門檻上的年輕人，在他們意氣風發、躊躇滿志的同時，一定也有着些許的緊張與不安吧，就像我們當年一樣。

然而，年年歲歲花相似，歲歲年年人不同。即使在人生的各個階段，每個人懷有的心情可能很接近，但是在各自的經歷之中，每個人的體會與感悟卻又可以完全不同。但願新一代的人，能踏過前人的腳印，走出自己的道路。

一周之後是畢業舞會，那一晚，女生身着各色的夜禮服，長裙及地、搖曳生姿，男生們則是西服筆挺，打着漂亮的領帶或領結。晚宴過後是放氣球，大家把寫滿了祝福的卡片繫在氫氣球上。我把女兒與米利亞姆和西蒙叫到了一起，給他們專門拍了照片，這次他們的手裏抱着的不再是糖果筒，而是酒杯與氣球。這時天色見晚，但是天空卻是洗過一般清爽，空氣中是淡淡的夏花的味道，隨着口令的傳來，大家一齊放開了手中的線繩，一時間，無數隻綁着卡片的氫氣球騰空而起，載着愛的祝福和對未來的憧憬，灑滿了天際。

## 從破曉到日暮

香港故宮文化博物館的開幕，絕對稱得上近期城中熱話。除舉辦眾多匯聚中外文物精品展覽外，亦嘗試跨界創新。今年七月至明年六月，逢星期日午時在館內舉辦《香港故宮SHOWTIME!》系列表演，香港芭蕾舞團、香港舞蹈團和香港管弦樂團等表演藝術團體將進駐故宮，以舞蹈和音樂等不同媒介，配合館內文物一道，回溯千年歷史流變。

參與是次系列表演的樂團，有一個較為特殊的團體，是香港共融樂團。二〇一九年，由視障人士、殘疾人士和健全人士組成的共融樂團舉辦首場音樂會，希望幫助公眾深入了解殘疾人士的音樂才華和創意。過去三年間，樂團舉辦多場主題音樂會，以「觸感·色彩」為主題，顧名思義，希望跨界互動，於色彩和音符交織間尋找奇妙和感動。而香港共融樂團在香港故宮文化博物館的演出，以原創音樂劇為載體，取名《從破曉到日暮：生活在紫禁城》，從一隻好奇小鳥的視角，觀看紫禁城的日升日落，體會數百年前宮廷生活點滴。

樂團的融合，不單體現在傷健人士的合作，亦有中西樂器和音樂風格的共融。在今年香港書展推出的新書

《吾國吾港——獅子山下的講述》中，正好有一篇介紹香港共融樂團的特寫文章。文中介紹了樂團籌辦的初衷，以及樂團內的殘障樂手如何克服身體和心理的種種障礙，學習樂器、努力排練並最終登台表演的感人故事。文中提到，一對患有自閉症和輕度智障的雙胞胎兄弟，加入樂團後，經與其他樂手的配合和交流，性格變得柔和且有耐心；文中也提到，樂團中的殘疾人士透過與職業樂手的合作，不斷發展其音樂潛能並實現夢想。樂團裏的眾人不止「自渡」，自我提升、自我成長，亦可「渡人」，由此及彼，以其樂觀與信念，感染他人，一同徜徉藝術奇景。

由此再思《香港故宮SHOWTIME!》系列表演，不難覺出在藝術媒介的跨界之外，初衷其實另具深意。香港故宮內展出的文物固然奇妙繽紛，但如果這些古物與我們今時今日無甚關係，恐難以入眼入心。同樣，舞蹈與音樂若不曾觀照如今熱氣騰騰的生活，也便如無本之木。其實，香港故宮借由展覽和演出等，所觀照及強調的，不正是當下與過往的聯繫嗎？

## 走進鄭州商都遺址博物院



市井萬象

七月二十六日，鄭州商都遺址博物院正式向公眾開放。該博物院位於商都國家考古遺址公園內，是一座專題遺址博物館，展廳面積約五千五百平方米，展出青銅器、玉器、骨器、陶器等文物一千餘件，並利用沙盤模型、場景復原、聲光電技術等輔助手段，展示鄭州商城遺址出土文物、遺跡、考古研究、遺址保護成果等內容。圖為展廳內的環形浮雕牆。

新華社

## 被盜的童年



英倫漫話  
江恆

以鞭撻人性著稱的毛姆曾經說過，每個作家都走不出自己的童年，對於英國奧運冠軍、中長跑之王莫·法拉（Mo Farah）來說，又何嘗不是如此？那些籠罩在他兒時的陰影，至今仍揮之不去。

出生於索馬里的法拉，在英國家喻戶曉，由於他在倫敦和里約兩屆奧運會上共奪四枚金牌，一躍成為大眾眼中的國家英雄，二〇一七年他更被英女王封為爵士。長期以來，他都被塑造成一位來自非洲戰亂地區的窮小子，在英國蛻變成偉大運動員的成功範例，有關他的身世也相當「勵志」：八歲時隨全家移民英國，與在倫敦打拚的父親團聚，起初他因不懂英語而在校園飽受歧視與欺凌，就在他心灰意冷之際，幸遇伯樂引導他走上體育之路，加上他個人的不懈努力，終於完成人生的逆襲。

二〇一三年出版由他人代筆的法拉自傳《雙重雄心》（Twin Ambitions）一書中，對法拉初到英國時的感受這樣寫道：「我記得第一次看見倫敦的樣子，當時是深夜，飛機向着希思羅機場緩緩降落，我坐在舷窗邊，向外望去，隨着飛機穿過雲層，映入眼簾的是一片燈光的海洋，紅色、黃色和藍色，在地面閃爍發光。」法拉在英國的生活，就是從這種「人生充滿新希望」中開始，劇情雖然老套，但無疑迎合了英國讀者的心理。

但事實並非如此，不久前英國廣播公司（BBC）播出一部紀錄片《真實的莫·法拉》，由法拉親自出鏡，揭開他不為人知的身世秘密。根據法拉自述，他本名叫卡欣，幼年時是被人販拐賣到英國，他的父母不僅從未離開索馬里，其父早在他四歲時便已死於內戰。最令人震驚的是，他抵達英國之後就被迫當了童工，為能吃上一口飯，不得不從事繁重的家務勞動，因為感到絕望和無助，他時常把自己反鎖在浴室內哭泣。法拉表示，這是一段痛苦的記憶，他童年的創傷至今沒有平復。

紀錄片印證了過去塑造的法拉形

象並不真實，《雙重雄心》中的絕大部分內容也均屬虛構，當初該書之所以能夠出版，據說是法拉擔心自己的非法身份惹來麻煩，默許了代筆者的杜撰，但他記得媽媽的一句話「說謊是一種罪過」，因此稱病缺席了新書發布會。如今法拉主動說出真相，也算完成心靈救贖。實際上他下此決心，是由於英國仍有很多和他一樣童年的孩子，用他的話說「沒有誰能像我那樣幸運，因為能跑步而得到拯救。」

法拉作為過來人，深知那些孩子的童年苦難，他們雖然身處現代社會，卻無法擺脫被迫勞動，生活艱困，在生存線上苦苦掙扎，他們與十九世紀英國那些受盡欺壓和磨難，並最終被遺忘在歷史大潮中的可憐童工，有着相近的命運。作為工業革命時期的「特色」，英國大量使用童工已聞名於世，批判現實主義作家狄更斯曾一針見血地說，對童工的剝削是英國歷史上最可恥的事情之一。

實際上，英國工業社會史就是一部兒童的犧牲史。資本家從逐利的角度出發爭相僱用童工，好處是：可支付低得可憐的工資，有時就給幾塊乾麵包和熱水；孩子反抗能力弱便於管理；培訓周期短能很快上手，比如擰螺絲或關閘門、抱煤塊、清理煙囪等簡單勞動。在這種惡劣的環境下，當時英國童工平均壽命往往不到十七歲。馬克思在《資本論》中批判的「資本來到世間，從頭到腳，都流着血和骯髒的東西」，就包括對童工的殘酷剝削。

在相當多英國文學作品裏，都對壓榨童工的現象有所描述，最常見的

童工是紡織工和車間工。比如狄更斯《霧都孤兒》中的主人公奧利弗就在紡織廠裏工作；而《大衛·科波菲爾》中的主人公則在酒廠幹活，書中提到「他一邊洗酒瓶，一邊流眼淚，也不敢讓別人知道。」狄更斯本人兒童時，也曾被迫到泰晤士河濱的華倫黑鞋油作坊當童工，他當時負責蓋鞋油瓶並在瓶子上貼標籤。

此外，掃煙囪童工的數量在十九世紀也達到頂峰。英國詩人威廉·布萊克寫了多篇以掃煙囪童工為主題的作品，包括《掃煙囪的孩子》、《天真之歌》等，觸及了這些孩子的工作強度以及其職業疾病等。另一位英國作家查理斯·金斯萊在《水孩子》中，探討了教育和暴力問題是掃煙囪孩子悲劇的根源。至於英國現實主義畫家威廉·弗里斯的畫作《清道夫》（The Crossing Sweeper），則描繪了當時倫敦街上常見的掃路工，畫中的小男孩手拿掃帚，衣服破舊，光腳踩在石頭路上，一副窮困不堪之情。

儘管工業革命後期，伴隨立法的完善童工現象有所改善，但童工群體從未消失。有英國保護兒童組織統計，僅去年就有逾五千兒童被販賣至英國，其中許多人遭蛇頭帶走充當童工，有些人要被迫工作償還偷渡費，還有的孩子被脅迫參與製造和分銷毒品等非法活動，這些兒童不幸淪為「現代奴隸」中的一員。

英國兩部經典肥皂劇《加冕街》（Coronation Street）和《東區人》（EastEnders），近日也加入「現代奴隸」的劇情。借用劇中受害者的話，「我追逐一個夢想，結果成了一個奴隸。」



◀莫·法拉（右）生於索馬里，為英國贏得過多枚奧運獎牌。資料圖片

## 電車·慢活

我在港島石塘咀長大，以電車為主要代步工具，對於它懷有特別的感情，至今不變。

電車對人何嘗不是懷着感情？

電車是用情專一的鐵漢。

由始至終，它只為香港島的居民服務，西起堅尼地城，東至筲箕灣。電車一心一意對待沿行駛路線居住和工作的人，從來不會分心留意其他地區人事。

電車體現了一種文明秩序。

在香港繁忙的馬路上，其他車輛，尤其是私家車、的士和小型貨車，似乎人人都是趕時間辦緊急事情，總是不安分，在後面的設法趕上前面，左右穿插，要越過阻礙它前進的車輛。要是前面的司機脾氣壞，免不了責弄一下駕駛技術，盡力阻擋後面車輛前進。意外有時就是由此發生，缺乏駕駛禮儀，後果可以十分嚴重。

電車是謙謙有禮的君子，一輛跟着一輛走，遵守秩序，永遠謙讓前輩，跟在後面，從未產生超越這非分之想，呈現祥和的氣氛。電車意外的數字，幾乎是零。我坐在電車上，覺

得安全。

電車永遠是氣定神閒的，臨危不亂。

不管周圍發生什麼事情，它總是冉冉而行，一副遺世獨立的隱士姿態。它在快速行走的車輛中間慢條斯理，焦躁與它無關。它懂得養生之道，它永遠不會像巴士般咆哮，也不會像貨車般喘氣，只是發出清脆的「叮……叮」。我是一個急性子，但只要坐上電車，看着街上慢慢滑過的行人和建築物，就覺得步伐減慢，情緒舒緩下來。

其實電車是有一股霸氣的，只是隱藏起來，大家未必留意。

電車有專用的路軌，它像個天生的霸王，無需爭奪，自然享有專屬領土，天下在它腳下。地鐵和火車也行走路軌，但沒有其他種類的交通工具跟它爭奪土地，孤獨一方，何霸之有？它們擁有的，只是無敵的寂寞吧。

所以，我最喜歡電車。我讀幼稚園時祖父接我放學，總是纏住他，要他帶我去看電車，不然就不肯回家。祖父不愛說話，只是點頭，就拖住我走到「電車路」，即是德輔道西，隨

心站在一家商店門前，靜靜地看電車來往，聽它「叮……叮」作響。只是看幾分鐘，祖父拉一下我的手，示意離去。就是這樣簡單，生活就歡愉。

每次乘電車，我都喜歡坐在下層，因為下層的座位排列方式獨特。椅子是兩條長長的木樑，中間沒有間隔，可以容納多少個乘客，沒有定數。只要你目光銳利，看準兩個人之間有一道狹窄的縫隙，加上面皮厚，就可以擠到中間，哪怕是多麼窄小的空間，總能夠擠出一個座位來。

我喜歡看人，長椅面對面列着，我可以清晰地看到坐在對面的人的動靜。一個一個人展覽品般展現在我面前，我無需裝模作樣的偷窺。不過近年電車下層的座位改變了模樣，換上獨立一個的座位，人坐在上面，好不寂寞，及不上以前親密。

當年電車有售票員，他坐在下層，我喜歡坐在下層的另外一個原因是有機會坐在他旁邊；就是沒有座位，我都爭取站到 he 面前，看他售票。小桌子放着擺放硬幣的盤子，硬幣排

列整齊，有黃澄澄一片，也有銀白一片，煞是好看。車票面積小巧，有不同顏色，代表不同車費。我曾經儲車票，媽媽總是嘮叨，批評我儲垃圾，後來當然全部丟掉，現在有點後悔，為什麼不留下幾張留念。

一些電車早已安裝空調，夏天乘客告別擠在車上汗流浹背的日子。不過我懷念沒有空調的時候，車廂窗框是木製的，上方中間位置鑲嵌有一條粗壯的長方形木條，要開窗，首先把這木條往上托，人有時要站起來才可以發力。把窗放下來，玻璃藏匿一道深坑裏面。完成這個動作往往要花上一點力氣，產生一點噪音。把窗放下後，身體稍微側向移動，手臂擱在窗緣，半張臉對着外面，清風徐來，這就是享受。

我搬離石塘咀之後，跟電車幾乎成了陌路。偶爾有機會到香港島去，我總得把握機會登上電車，來一段「叮叮」行程。香港人講究快速完成，分秒必爭，但是仍然容得下慢吞吞的電車，似乎矛盾。生活到底不可以過得太快，我們需要在適當的時候放慢腳步。